

資治通鑑

第十一冊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諫議大夫知制誥尚書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舊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食實貳佰之賜紫衣銀章司馬光奉

勅編集

魏紀三起著雍涖澣盡上章閏茂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歸儀于京師也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楸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此女欲以妻丁儀文帝少與之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使承淵勳淵鎮長安見六十六卷諸葛亮將

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懿延曰漢丞相有長史而無司馬聞夏侯楸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褒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三十六卷

斜路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余按今洋州東百六十里有子午谷關子午道通褒斜路在金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郡子午道則今路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奮至必弃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時遣督軍衛史與京兆

是也文帝受禪改漢京兆尹為太守守式又翻橫門郎閤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魏置郎閤於橫門以積粟民聞兵至比東方相合

聚尚二十許日比必翻而公從斜谷來斜余遮翻谷音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

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為怯

之不用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畧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亮欲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班志斜水出衙嶺山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况欲乘險倂盡定咸陽以西邪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北至郿入渭脉水公山則斜谷之路可知矣郿師古音媚郿城是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今與元府褒縣故城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北十五里有箕山鄭子真隱於此趙雲郿城是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北十五里有箕後漢書馮異傳箕谷當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鄧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曰陣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謂不豫為而卒聞亮出卒讀

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魏分隴右置秦州天水南安蜀漢靈帝中平四年分漢陽之雍州杜佑曰南安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善戰者

安親帥師繼郤之後致人帝姑以此言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又郤古合翻丁未帝行如長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以待謖者如此亦

足以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陳攻心之論豈悠悠談者所能及哉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

街亭山嶠冢山澗水則隋之西縣蓋兼得隴西之街泉亭前漢之街泉縣也省入畧陽杜佑曰街泉亭在隴

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濫口城後魏正始中始立嶠冢山西漢水後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下遐

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舍讀曰拾上時掌翻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

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漢屬漢陽郡有嶠冢山西漢水後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下遐

為于撫其遺孤恩若平生殺之者王法也恩之不忘也蔣琬曰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左傳晉文公及

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入楚軍三日敷文公猶有憂喜見於顏色孫子始計篇曰法令孰行言法令行者必勝

憂未歇也及楚殺得臣然後喜可知也杜預曰謂喜見於顏色孫子始計篇曰法令孰行言法令行者必勝

重將琬亦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濔明也孫子始計篇曰法令孰行言法令行者必勝

其法是以揚干亂灋魏絳戮其僕左傳晉悼公謂魏絳能以其弟揚干亂行新軍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

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

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進率將士而還據王平傳平所識不過十

拒曹爽猝至之師則用兵方畧固不在於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鸞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

多識字也進北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鸞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

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既總統五部兵時亮屯漢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後漢之制列侯有亮上疏請自

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歛眾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

為鎮軍將軍據晉書職官志鎮軍將軍在四征四鎮將軍之上今趙雲自鎮東將軍貶亮問鄧芝曰街亭

鎮軍將軍蓋蜀漢之制以鎮東為專鎮方面而以鎮軍為散鎮故為貶也

軍退兵將不復相錄錄收拾也將即亮

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緡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

車水經注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

安柱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

與伯苗相聞而已後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也赤崖即赤岸蜀置庫於此以備軍資

須十月為冬賜也須待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

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謂兵之勝敗在將也今欲減兵省將將即亮翻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

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巨

翻於是考微勞甄壯烈甄稽延翻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善敗者不亡此之謂也美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降戶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續漢志

倉穀事使典軍事田考異曰孫盛雜語曰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曹掾

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杜佑曰漢陳倉

直之翻夏四月丁酉帝還洛陽帝以燕國徐邈為涼州刺史晉志曰涼州蓋以其地處西北今在南山之南

告都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類翻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五月大旱吳王使都陽太守周魴密

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符方翻帥所類翻令謫挑揚州牧曹休魏揚州止得漢之九江廬

地多為吳所據翻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遣懼誅欲

以郡降北誘音西降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郎官尚書郎因詣郡門下郡門

下髮謝吳王以諸周魴之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皖戶板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懿督諸

使向賈逵向東關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有東西關東關之南岸吳築城西關之北二道俱進秋

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此猶古之王者遣將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

資台通鑑

魏紀 烈祖明皇帝

宗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

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元豐九域志舒州桐城縣北有挂車鎮有挂車嶺鎮因嶺而得名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

路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斷丁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

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漢末都許有許昌宮魏時都洛魏畧曰文帝改長安蕪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鄴為中郡之地

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言歷萬世惟有此機會可乘耳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

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

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背浦妹翻旁步浪翻易以鼓翻此兵之絀地也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挂

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日若入無疆口夾石東南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于石亭時吳王在

通可以往難以返日掛等與休戰于石亭則其地當在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

今舒州懷寧桐城二縣之間

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驃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休蓋未嘗整陳交戰而初休表求深入以

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按逵傳逵自豫州進兵取西陽以向東關休自壽春向皖西陽逵曰賊

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

兵斷夾石斷丁管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

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左傳軍志曰先人有賊

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遂軍驚走驚走

夾石之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逵與休不善文帝黃初中張假督諸

止及休敗賴逵以免九月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者必

誅焉可以宗室而不問邪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護為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鬱築韃鬱築

韃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圍豫於馬城馬城縣漢屬代郡魏晉省蓋城邑殘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

素為鮮卑所信自漢建安時閻柔已護烏桓故其兄弟為二虜所信往解諭之乃解圍去冬十一月蘭陵成侯王朗卒漢諸葛

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因祁山之敗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

意也難乃旦而議者以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疲於西謂祁山之師務於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也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創初皮義翻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

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解讀曰諭言未敢劉繇七朗各據州郡論

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乃

旦翻坐大言坐致疆大也策破劉繇事見六十一卷建安元年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舅弟孫吳以操之善

之舅孫吳孫吳孫也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南陽

謂攻穰爲張繇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偏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戰於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尚於祁山時也僞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於漢故曰僞居希翻

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昌霸昌孫也操累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

夏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爲先主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馬爲輸若驚駑

下乘自臣到漢中中間者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閣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喪息浪翻部古合翻又易閣翻曲長一曲之長也軍行有部突將無前將即亮實更青亮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蜀兵謂之雙賁雙賁巴賁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種散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復扶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言不戰而將亡今民窮兵疲而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支持也支久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元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

吳越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取巴蜀建安十九年舉兵北征夏侯建安二十四年授首建安二十四年此

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敗之然轉語之辭與他文然後之義不同秘歸蹉跌

曹丕稱帝事見六十九卷九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觀也自祁山之敗亮益知魏人情偽故其所言如此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曹亮使郝昭先守故

昭守亮攻客主相持之事通鑑書法類如此亮使郝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詔輪於嫩翻說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濫卿

所練也科條也我之為人鄉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

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用重直言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

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魏兵救陳倉者自東來乃進兵

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射而亦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

衝車磨莫卧翻衝車折折而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若井闌狀以土九填壘壘七欲直攀城昭又

於內築重牆重直亮又爲地突地突也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

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時郃將兵伐吳屯于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長使擊亮帝

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洛陽城在河南城西郃曰遲將軍到遲直利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

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比必郃最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內侯

攻者不足守者有餘論其才則全城郃敵者其才非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

優於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

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長知兩骨奉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公孫度守遼東見

平元年遂世官相承以公孫氏所據之地漢遼東太守之職守耳子孫相襲是世官也水則由海陸則阻

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

立有黨有仇有黨故能奪恭位與之先其不意以兵臨之先悉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

楊烈將軍遼東太守爲公孫淵吳王以揚州牧呂範爲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下還初孫策使範典財

計時吳王年少少詩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望貴望也吳王守陽羨長陽羨縣前無謹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咎能欺更簿書不用也祖之重實儀事亦類此更

工衛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陰平道前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郡雍州刺史郭淮引

兵救之禹貢黑水西河為雍州以其四山之故以雍州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雍州其地統屬司隸光

武都洛陽中置雍州以隴右為雍州及晉以隴右置秦州而雍州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武都

雍州平涼自出至建威建威水經注漢水西南逕祁山南祝穆曰天下之水合建安漢源建威西謂之東

漢水而黎州之漢水漢水經注漢水西南逕祁山南祝穆曰天下之水合建安漢源建威西謂之東

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軍利劍閣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川與嘉陵水會准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

為丞相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龍見權遂以改元黃百官畢會吳主歸功周瑜綏

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歸功周瑜

公也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

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

翼正都尉輔正及翼正都尉而謝景范慎羊衡等皆為賓客衛古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

作賓友目品為之品題也曰英才卓越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

能釋結則謝景凝堅定也宏闊遠也達明通也好辯者每不能堅定其所守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

別也憂戶雅翻羊衡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字諸葛恪字元遜顧譚

范慎字孝敬羊衡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字諸葛恪字元遜顧譚

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古丞相亮曰

魏紀 烈祖明皇帝

四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曩情者求犄角之援也曩隙也情欲也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今若加顯絕離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

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須待也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北賊謂昔

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事並見前優饒也今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言所計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謂孫權之志在保江不能推此皆似是而

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此漢班志所謂東漢水也非

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言與

若破魏兵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言蜀與

雖傾國比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

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漢武帝置司隸校

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扶風馮翊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河南弘農二郡司
隸所部河東河南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漢所部之也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掌
輔還蜀雍州此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以漢所部之也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掌
更拜輔吳將軍衡翻班亞三司改封婁侯婁山縣也吳以前漢屬會稽郡東漢分屬吳郡今蘇州
每朝見翻見賢通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己當作通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翻下同稱漢德美
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翻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折屈也李奇曰廢失氣也晉灼明
日遣中使勞問勞力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
陛下屬老臣太后謂權母吳氏也屬之欲翻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
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主辭謝焉元城哀王禮卒六月癸卯
繁陽王穆卒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大長秋漢宦者曹騰也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王
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嫡子之出為支子支畧出也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

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元年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直廟京都又寵潘安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昭讀曰召並四位於東宮偕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

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謂漢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父蠡吾侯志為後相踵行之孝崇皇靈帝尊祖河間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父蠡吾侯志為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議在華元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

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厚葬用蜚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於是乎不臣華戶化翻

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帝無子知必以支孽為

為人子為人臣者九月吳主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又翻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九官九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三郡豫章都

越易相扇動故南陽劉廙著先刑後禮論又羊職翻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長知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說異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

陵都督步騭書吳保江南九邊要之地皆置督獨西陵置都督以國之求見塔誨騰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孟翻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

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宅百揆契作司徒棄后稷皋陶作士賢人所在折衝萬里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歸焉平公饗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棄爵景公曰

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漢何武上封事曰虞有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懷謀故賢人立朝折衝難勝於無形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

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留牋留牋猶今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書君陳曰至治馨香感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

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到翻惡鳥路翻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

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取羣臣一曰爵以取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甘易同之歡鼓翻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七日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操言納忠而不合於上則上下巧辯緣閒閒古翻眩於小忠戀於恩愛

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言納忠而不合於上則上下巧辯緣閒閒古翻眩於小忠戀於恩愛

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

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為之流涕為省悉景翻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水經注

在華林園東南天淵池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斷丁初魏文侯師李悝著

水經觀南觀古玩翻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斷丁初魏文侯師李悝著

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世有

增損錯糅無常翻難也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鄭方也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

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觀奏曰觀音刑灋者國家

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縣讀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

請置律博士帝從之晉職官志律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灋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

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書令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

為省矣十一月洛陽廟成元年初營宗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鄴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

樂城於成固年始定七廟之制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東阿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

四年春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夷洲及

千八百人入海求蓬萊神山不得福懼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出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治

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路地有銅鐵唯用鹿脂為子以戰鬪摩厲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
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咬食之以為上有也今人相傳倭人即徐福正王之地其國中至
今廟祀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琰皆諫以為相王創基兵不一族今江東見眾見賢自足圖事不當遠

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

無之不足虧眾吳主不聽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中書郎即通事郎習志曰魏黃初初

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更工又置通事郎次黃門

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賜余章翻又余亮翻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衡翻以散騎常侍夏疾少

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方尚之子也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

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晉職官志曰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

漢東京省中謂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

為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自此始魏又改漢選部尚書曰吏

部尚書比也音昆寐翻三豫行司徒事董昭資望輕未可為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

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治直吏翻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

黃初之始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灋

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捷他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少詩專更

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趨七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為罰戮

此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歎者嗟歎而稱其美也盈溢也歎不附者則為作瑕釁王之病曰

翻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憚耳言廣希黨友則五為羽翼人何患其不已知

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謂毀譽所加彼誠好譽而惡毀則其心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

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謂如我無任如吞之在尚書出入禁省則有令史有主書有蒼頭凡此諸事皆灋

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謂教尚質

隨教而變也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二典三宣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

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郎吏謂尚書郎也於是免誕颺等官

夏四月定陵成侯鍾繇卒 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 大司馬曹真以漢人

數入寇數所請由斜谷伐之斜余速翻 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

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武威恐當作武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

事見六十七卷漢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骨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

鈔截鈔楚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復扶羣又陳其不便并言

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詔以議下真將與之商度可否也又翻 羣又陳其不便并言

巡乙未如許昌 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

成固故於 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李嚴本都督江州今赴漢

此待之 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李嚴本都督江州今赴漢

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華戶化翻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

道治直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

之釁可坐而待也魏以吳蜀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乎二祖謂太祖武皇帝也朕豈敢自

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探翻無由自散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

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

入王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紂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

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閣山險閣與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

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左傳隨武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

不得非王兵之道也王兵王者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

飽前書李左車說陳餘之言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

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

謂子午谷之路 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治直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

出關而復還復扶又翻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事見漢獻帝紀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

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曩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卦象

辭難乃肅朗之子也王朗為公於九月詔曹真等班師班還冬十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

統留事漢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

井令僕二人謂之八坐後改吏部為選部魏是為五曹光武改常侍曹為史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為六曹

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左右二僕射一令為八坐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者還從宣翻又如

字下帝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景翻竟不視十二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帝以舊陵庫下改葬吳

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充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

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上表言敵情後十餘日吳果更到合肥城

不克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數所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

蔣琬字公琰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青州人隱蕃姓諸隱以逃奔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

先出商紂無道微子高祖寬明陳平先入事見九卷漢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

全致言蒙天之靈得自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此主者謂主客之官使臣微言妙旨不

得上達於邑三歎或曰於音烏邑烏合翻易惟其已人語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見賢吳主即召入蕃進

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儀言其敏於言辭美於侍中右領軍胡綜待坐右領軍坐但卧翻吳主問何如

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禰乃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

可以治民治直且試都輦小職國都在輦輦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為廷尉監自漢以來廷尉左將軍朱

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數所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衛

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銜及宣詔即豫章楊迪吳置宣詔郎拒絕不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

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降戶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使受杖一百

魏紀 烈祖明皇帝

促責所餉

溥欲布其子之罪於國中

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

郝普普惶懼

自殺朱據禁止

禁止者雖未下之獄使人守之禁其不得出入止不得與親黨交通也鄭樵

則符光祿勳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不得入殿省光祿勳主殿門故也

歷時乃解

武陵五谿蠻夷叛吳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

史呂岱還屯長沙漚口

呂岱討交州見上卷文帝黃初七年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顏散大夫在諫議大夫知制誥劉向書都省奏議書觀人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邑二千三百戶食封貳佰戶賜紫金袋臣司馬光奉勅集

魏紀四起重光大淵獻盡開建攝提格九四年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潘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出為姨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長知兩翻武陵太守衛旌奏潘遣密使與琬相聞旌與琬同欲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為此也承明即封旌表以示潘而召旌還免官衛溫諸葛亮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賈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卞子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無功誅吳溫直見漢丞相亮

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蜀置左右中三都護署嚴更名平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亮集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若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角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履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軛轉者為牛軛牛仰雙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不兩至于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後漢以來屬隴西郡餘眾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雍郃二縣皆屬扶風郡雍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黔布禽也此言蓋自其才不足以敵亮矣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曰微讀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街翻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飲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魏紀
烈祖明皇帝

少諒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者有意為之曰故尋既至又登山掘管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數所因

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計及進而不敢戰情見勢屈為諸將所笑羽翻諸將咸請戰

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護之故名官曰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監古督

翻自案中道向亮案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山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

千懿還保管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注籍水出上邽當亭西山水縣十里水經

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帶五水木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鄰而卒翻中竹仲

子恤翻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黃初以來諸侯王濂禁嚴切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

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伏惟陛下資帝唐

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蕃休遞上上時掌翻李周翰曰遞送也言執

政不廢於公朝朝直通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長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直治

翻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同道合者謂囑昔文會之友也脩人

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垂絕吉凶之問塞則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

胡越殊絕也聞今臣以一切之制不問可否一切整齊之也求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皇極宅中

之居結情紫閣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歸之於天余謂植之意蓋謂君者天也天可違乎退惟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詩曰戚戚兄弟莫遠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四節謂四時以

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孔子曰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呂延濟曰膏脂也遺于季沐齊義

於貴宗等惠於百司族也百司謂百官也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

省無錐刀之用思惟也省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洛翻若得辭遠

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駙馬奉車都尉